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諸子平議

(二)

俞樾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諸子平議

(二)

俞樾著

國學基本叢書

諸子平議卷七

晏子春秋

公涵而不聽諫上

樾謹按此但言公之不聽耳。非必言其沈涵也。涵疑侑字之誤。離騷。侑規矩而改錯。王逸注曰。侑。背也。公聞晏子言而不樂。故背之而不聽耳。侑涵同聲。又因本篇言飲酒事。遂誤爲涵矣。寡人出入不起。交舉則先飲。禮也。

樾謹按也當作邪。乃詰問之詞。古也。邪字通用。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。邪也。弗殊。顏氏家訓音辭篇曰。邪者未定之詞。北人卽呼爲也。並其證矣。荀子正名篇。其求物也。養生也。粥壽也。楊倞注曰。也皆當爲邪。問之詞。正與此同。

男女羣樂者。周觴五獻。過之者誅。

樾謹按小爾雅廣言。周。市也。蓋觴各五獻。一市而止。故曰周觴五獻。

故里窮而無告。無樂有上矣。飢餓而無告。無樂有君矣。

樾謹按里窮而無告。義不可通。據下文云。民飢餓窮約而無告。卽承此文言之。則此文亦當作窮約而

無告矣。里字上疑當有鄉字。據上文云。懷寶鄉有數十。飢氓里有數家。以鄉里並言。是其證也。晏子原文蓋云。故鄉里窮約而無告。無樂有上矣。飢餓而無告。無樂有君矣。因奪鄉字約字。遂不可通耳。上文懷寶乃壞室之誤。說本王氏念孫讀書雜誌。此所謂窮約者。卽承壞室鄉有數十而言。所謂飢餓者。卽承飢氓里有數家而言。

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。使有終月之委。絕本之家。使有期年之食。無委積之氓。與之薪櫟。使足以畢霖雨。

櫟謹按孫氏星衍音義曰。命稟言給之稟也。此說與文義未合。又云。下云柏。則此或臣名。說稍近之。然亦非也。稟乃官名。卽周官廩人也。稟廩古字通耳。使之巡行氓閒。有乏食者。周給之。正廩人之事。

令柏巡氓家室。不能禦者。予之金。

櫟謹按柏亦官名也。與上文命稟一律。古柏與伯通。故漢書古今人表。伯與作柏。譽伯蓋作柏益。伯封作柏封。逢伯陵作逢柏陵。是其證也。此柏字亦當作伯。管子輕重丁篇。令謂左右伯。沐涂樹之枝。然則此所謂伯。卽左右伯也。其職卽古之常伯。周書立政篇曰。王左右常伯常任。文選藉田賦注。引應劭漢官儀曰。侍中周成王常伯任。是古之常伯。猶漢之侍中。乃近臣也。說文支部。敝。迨也。引周書常敝。常任。敝。訓迨。有迫近之意。是此官名本當作敝。伯柏並段字也。發金予民。出自內府之藏。故使近臣將命焉。

巡求氓寡用財乏者。舛三日而畢。後者若不用令之罪。

樾謹按舛三日而畢。五字爲句。舛當作終。字之誤也。古文終字或作終。廣雅釋詁曰。終。竟也。終與舛相侑。因致誤耳。巡求氓寡用財乏者。終三日而畢。若過三日。是不用令。將治以罪。故曰後者若不用令之罪。下文云。三日吏告畢上。是適如其期。無敢後也。

人待三十待四出之關外也。

樾謹按三謂三日。四謂四日。人則以三日爲期。士則稍優容之。以四日爲期。皆使得辦裝也。

景公燕賞于國內。萬鍾者三千鍾者五。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。公怒。令免職計。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。王氏念孫讀書雜誌曰。元人刻本云。職計莫之從。士師莫之從。一作職計算之。士師算之。明沈啓南本。與此同。羣書治要作職計筴之。士師筴之。念孫按羣書治要是也。筴。隸書策字也。據下文云。請從士師之策。則本作策之明矣。策之蓋謂以策書諫也。

樾謹按王氏說非也。職計莫之從。士師莫之從。文義甚明。若作筴之。則義轉晦矣。王氏謂以策書諫。無論以策書諫不可僅謂之策。且亦豈待令三出而始諫乎。令三出而莫之從。正見其持之堅。若令三出而始諫。轉病其諫之晚矣。蓋晏子原文。正作莫之從。傳寫奪從字。則莫之二字。於義未足。後人因下文有請從士師之策句。以意妄改之。或爲筴。或爲算。禮記仲尼燕居篇注曰。策。謀也。文選運命論注引倉

頡曰。算計也。是策算義相近。疑下文請從士師之策。或作請從士師之算。後人各據所見本改之耳。不作策而作策者。因策字之形。與莫字不類也。卽此可知原文之作莫矣。晏子曰。今君賞讒諛之民。而令吏必從。正指兩莫之從者而言。凡古書之義。必求其安。未可喜新而厭故也。

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。其立惡以禁暴也。

王氏讀書雜志曰。立惡本作去惡。去惡斯可以禁暴。今作立惡。則文義反矣。羣書治要正作去惡。樾謹按。王氏說非也。此惡字乃愛惡之惡。非善惡之惡。若改立惡爲去惡。則上句立愛之文又不可通。必改爲立善始得矣。禮記祭義篇。立愛自親始。教民睦也。立敬自長始。教民順也。此云立愛立惡。義與彼同。不當改立爲去。羣書治要作去惡。乃後人不知立字之義。而妄改之耳。

今有之家。此一國之權臣也。

樾謹按。今有之家。文義未明。上文云。景公有男子五人。所使傳之者。皆有車百乘者也。疑此當云。今有車百乘之家。傳寫奪之耳。

置大立少。亂之本也。

樾謹按。王氏念孫從羣書治要作置子立少。非也。下文云。廢長立少。不可以教。下又云。今君用讒人之謀。聽亂夫之言也。廢長立少。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。以資其邪。廢少而立長。以成其利者。並以長少

對言則此文亦當作置大立少。國語周語曰：是以小怨置大德也。韋注曰：置猶廢也。然則置大立少猶云廢大立少，正與廢長立少同義。晏子原文疑本作置大立小，亂之本也。大與小對，猶長與少對也。後人因下文立少字兩見，因亦改爲立少耳。少小音義並相近，故易淆亂。儀禮鄉飲酒禮：主人少退。注云：少退，少避。釋文作小避。特牲饋食禮：挂於季指。注云：季，小也。釋文作季少，並其證也。王氏不知少爲小字之誤，而反以置大爲置子，失之矣。

使史固與祝佗。

樾謹按：衛祝鮒。漢書古今人表作祝佗，是祝佗衛人，未聞齊亦有祝佗也。佗疑佞字之誤。昭二十一年左傳：君盍誅於祝固。史嚚此云史固祝佞，卽彼祝固史嚚也。祝史互錯，嚚與佞聲近而誤耳。

使君之年長于胡。

樾謹按：胡者蓋謂齊之先君胡公靜也。詩齊譜正義言胡公歷懿王孝王夷王，是其享國久矣。諡法保民者艾曰胡，則胡公壽考令終可知。故封人以爲祝詞，而史記乃有見殺之說，或傳聞之異，不足據也。今君若設文而受諫。

樾謹按：設疑說字之誤，說讀爲悅。下文云惡文而疏聖賢人，惡文與說文正相對成義，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。

樾謹按國中之寒者何限。必人人衣之以裘。勢必無以給之。且文王之民。老者衣帛而已。未聞其衣裘也。出裘當作去裘。意林作公乃去裘。是也。公本被狐白之裘。聞晏子之言。不安於心。令左右之人爲之去裘。故曰乃令去裘也。發粟與飢寒。木作發粟與飢人。因去裘誤作出裘。遂改飢人爲飢寒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引此文。又因飢寒二字。於文未安。於飢寒下增者字。皆非晏子原文也。文選雪賦注。引作以與飢人。可據以訂正。

爲田野之不辟。倉庫之不實。則申田存焉。

樾謹按孫氏音義曰。申田疑人名。此不然也。申田官名也。申當爲司。史記留侯世家。以良爲韓申徒。徐廣曰。申徒卽司徒耳。但語音訛轉。故字亦隨改。莊子大宗師篇。申徒狄。釋文曰。崔本作司徒狄。是申與司古通用。申田卽司田也。管子小匡篇。墾草入邑。辟土聚粟。多衆盡地之利。臣不如寧戚。請立爲大司田。此齊有司田之證。

晏子止而問于公曰。堯舜支解人。從何軀始。公矍然曰。從寡人始。

樾謹按晏子問支解人。從何軀始。而公遽云從寡人始。語殊不倫。據韓詩外傳。作景公離席曰。縱之。罪在寡人。疑晏子本作公矍然曰。從之。從卽縱也。寡人始三字。必有奪誤。或亦如外傳文。或文不必同。而意則必相近也。

則嬰有壹妄。能書足以治之矣。諫下。

樾謹按孫氏音義曰。言一妄男子能書記者。卽成讞矣。此說非也。一妄男子不可止曰一妄。妄疑妄字之誤。嬰有壹妄。能書足以治之。極言治之之易。雖婦女可也。下文曰。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。蓋兩語皆滑稽之詞。故景公不說也。

今束鷄豚妄投之。其折骨決皮。可立得也。

樾謹按得字義不可通。乃見字之誤。史記趙世家。未得一城。趙策得作見。留侯世家。果見穀城山下黃石。漢書見作得。蓋得字古作曷。其上從見。故見得二字。往往相混。

吾細人也。皆有蓋廬。以避燥濕。

樾謹按蓋乃盍字之誤。盍讀爲闔。襄十七年左傳。吾儕小人。皆有闔廬。以避燥濕寒暑。語意與此同。未幾朝韋罔解役而歸。

樾謹按孫氏音義曰。朝韋罔未詳。或人名。今按韋罔人名。朝者召也。劉向九歎遠逝篇曰。朝四靈于九濱。王逸注曰。朝。召也。左傳蔡朝吳。公羊傳作昭吳。是朝與昭通。故亦與召通。上文景公曰。唯唯。將弛罷之。故未幾召韋罔解役而歸也。後人不知古書之段。朝爲召。故不得其解。若從孫氏以朝韋罔三字爲人名。則彼自解役而歸。與景公無與。卽不足見晏子匡諫之功矣。

帶球玉而冠且。

樾謹按且當作組。說文糸部。組。綬屬。其小者以爲冕纓。

聾暗非害國家而如何也。

樾謹按害下奪治字。家下衍而字。晏子原文本作非害治國家如何也。古而如通用。如何卽而何。上文公曰。則曷害於治國家哉。故晏子言非害治國家如何也。明其與治國家有害也。今奪治字。則與上語不應。又衍而字。則文義複矣。皆由後人臆改。說苑正諫篇作聾暗。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。當據以訂正。嬰恐國之流失。而公不得享也。

樾謹按流失義不可通。問上篇曰。臣恐國之危失。而公不得享也。疑此文流字亦危字之誤。

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。

樾謹按寢非可登之地。此本作景公與晏子登路寢之臺而望國。傳寫奪之耳。上章。景公登路寢之臺。下章。景公成路寢之臺。三章皆一時之事。

服牛舛。夫婦笑。非有骨肉之親也。爲其利之大也。

樾謹按笑當爲哭。字之誤也。言服牛于人。非有骨肉之親。然從而哭之者。爲其有利于己也。左傳載晏子之言曰。陳氏之德。民歌舞之矣。卽此意也。

是以諂諛繁於閒，邪行交於國也。

樾謹按王氏念孫謂閒字不可通，疑閭字之誤。然閭里門也，諂諛之言，豈在里門乎？此閒字本不誤。王氏特以閒字與國字虛實不倫，故疑其誤耳。問上篇曰：嗜欲備於側，毀非滿於國。彼以側與國對文，則此以閒與國對文，亦何不可，而必改其字乎？

津人皆曰河伯也，若治視之，則大龜之首。

樾謹按若治二字，衍文也。津人皆曰河伯也，視之，則大龜之首。蓋津人始皆驚疑，以爲河伯，及審視之，則大龜之首耳。視之者，津人非古治子也。古治子親殺龜，挈其頭而出，復何視乎？因涉下文若治之功，而衍若治二字耳。爾雅釋水疏引此文無若字，疑原文并無治字。後人據誤本晏子增入之，而省若字也。

二子同桃而節，治專其桃而宜。

樾謹按二語不可曉。孫氏解上句曰：同爭一桃而節。解下句曰：宜言不宜。夫同爭一桃，何節之有？且宜言不宜，則節亦言不節。兩句豈容異義乎？孫說非也。古治子之意，蓋以二子之勇相等，二子同食一桃，則得其節矣。治專食一桃，則得其宜矣。使二子不死，卽以此言處置二桃可也。上文二子死之，治獨生之云云，已自明不得不死之故。此二言又處置二桃，卽以定己與二子之分量，故用雖然二字作轉也。

君得合而欲多問上、

樾謹按合與給通。說文糸部給相足也。孟子梁惠王篇是心足以王矣。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。上言足於王。下言合以王。合卽給也。君得合而欲多。謂所得者旣給而所求者彌多也。

佞不吐愚。

樾謹按吐當作咄。從士從出之字。隸書易混。若賣之爲賣。數之爲敖是也。咄者詘之段字。從口從言之字。古得相通。若詠之爲咏。譜之爲譜。是也。佞不詘愚。言不以佞而詘愚也。佞者有才辯之稱。故與愚相對。正與上文貴不凌賤。富不傲貧。功不遺罷一律。

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。猶稱公侯。

樾謹按雉奔而出其地。乃極言其地之小。謂一雉奔竄。卽出其邦域之外也。孫氏音義曰。雉奔言捷也。未達其旨。又所謂公侯者。有國之君之通稱。故五等之封皆曰諸侯。而春秋書諸君之葬皆稱公也。孫氏必以其爵爲疑。泥矣。

大之事小。弱之事強。久矣。彼周者。殷之樹國也。

樾謹按大之事小。義不可通。王氏念孫謂當作小之事大。其說是也。彼周者。殷之樹國也。乃證小事大。弱事強之誼。言周之初。乃殷之樹國耳。及周日強大。而爲天子。則殷且事之矣。微子是也。正見魯以弱

小而不能事強大之失。

魯近齊而親殷。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。以遠望魯。滅國之道也。

樾謹按此所謂殷。卽宋也。宋得稱商。則亦得稱殷矣。變小。孫氏星衍謂疑卽徧小是也。變徧音近。故段用耳。以遠望魯。當作以遠望晉。左氏傳所謂魯有佗竟。走望在晉也。因晉與魯形相似。此章又論魯事。晉字止此一見。淺人不察文義。妄改爲魯耳。晏子之意。蓋謂魯與齊爲鄰。而不知事齊。所親者宋。所望者晉。宋旣小弱。不足爲援。晉相去又遠。緩急不足恃。故曰此滅國之道也。

廢罪順於民。

樾謹按廢罪當作廢置。字之誤也。舉直錯諸枉。則民服。是謂廢置順於民。

不爲行以揚聲。

樾謹按古爲僞字通用。成九年左傳。爲將改立君者。定十二年傳。子爲不知。釋文並云。爲本作僞。是也。不僞行以揚聲。言不僞託高行。以揚聲譽。

中聽以禁邪。

樾謹按聽謂聽訟也。古謂聽訟爲聽。書大傳。諸侯不同聽。注曰。聽議獄也。中聽以禁邪。言聽訟得中。則足以禁邪也。尙書呂刑篇曰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。然則中聽二字。蓋本於尙書矣。問下篇曰。中聽則民

安。夫刑罰不中，民無所措手足，故中聽則民安也。又曰：慢聽厚斂，則民散；聽與斂並言，亦孟子省刑罰薄稅斂之意。

不權居以爲行，不稱位以爲忠。

樾謹按：士氏念孫據羣書治要，以居字爲君字之誤，非也。權居與稱位相對，權猶稱也，居猶位也。若作權君，則義不倫矣。古之君子，所居雖卑，所行則高；所居雖汙，所行則潔，是謂不權居以爲行，積豐義之養。

樾謹按：豐義二字，誼不可通，義當作羨，字之誤也。羨，饒也。豐羨猶豐饒矣。地不同生。

樾謹按：古生性字通用。周官大司徒職曰：辨五地之物生。杜子春讀生爲性，然則此文生字亦當讀爲性。地不同性，卽所謂辨五地之物性也。羣書治要作宜，蓋不知生爲性之段字而改之，未足爲據。吾欲和民親下，柰何。

樾謹按：和民當作和臣。下文晏子對曰：君得臣而任使焉云云，則臣和矣，可證此文民字之誤。聞寧戚歌，止車而聽之，則賢人之風也。問下。

樾謹按：風者聲也。風之所至必有聲，故文六年左傳曰：樹之風聲，因而古人卽謂聲爲風。管子宙合篇。

君失音則風律必流。風律卽聲律也。輕重已篇。吹壘篴之風。猶言壘篴之聲也。淮南原道篇。結激楚之遺風。高注曰。遺風猶遺聲。得其義矣。此云賢人之風。猶賢人之聲也。孫氏曰。讀如諷。非。

景公問晏子。廉政而長久。其行何也。

樾謹按。廉字義不可通。疑當作秉。說文秝部。兼持二禾。秉持一禾。秉與兼形相近。秉誤爲兼。又誤爲廉耳。爾雅釋詁曰。秉。執也。秉政猶言執政。景公問晏子。人臣執政而能長久。其所行何若。秉誤爲廉。則義不可通矣。下文曰。廉政而遯亡。其行何也。誤同。

不以威強退人之君。

樾謹按。退人之君。義不可通。退疑迫字之誤。若吳人藩衛侯之舍。是以威強迫人之君矣。故晏子以爲諷也。

鍤然不滿。

樾謹按。鍤當爲歔。說文欠部。歔。食不滿。从欠甚聲。是歔之本義爲食不滿。引申之。凡不滿者皆得言歔。故曰。歔然不滿。

犒魯國化而爲一心。

樾謹按。犒當爲橋。字之誤也。說文手部。橋。舉手也。故引申之。有舉義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。舌橋然而不。

下。索隱云。橋舉也。橋魯國化而爲一心。猶云舉魯國化而爲一心。韓非子內儲說。作舉魯國盡化爲一。此作橋。彼作舉。文異而義同。若作犒。則不可通矣。

夫偪邇于君者。距本朝之勢。國之所以治也。

樾謹按此言近臣專權也。乃云國所以治於義難通。治蓋殆字之誤。國之所以殆也。與下文行之所以衰也。身之所以危也。一律。

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。

樾謹按儉乃斂字之誤。上云慢聽厚斂。則民散。此云謹聽節斂。衆民之術也。兩文正相應。

晏子使晉。晉平公饗之文室。旣靜矣。晏以平公問焉。

樾謹按旣靜矣。晏以五字。文不可通。孫云疑有脫誤。是也。靜字疑當作請。聲近而誤。晏當作宴。聲近形似。且本書多晏字少宴字。故誤也。矣衍字。以字當在宴字之上。其原文云。晏子使晉。晉平公饗之文室。句旣。句請以宴。句平公問焉。蓋饗禮畢。後又行宴禮。若昭二十五年左傳。宋公享昭子。明日宴是也。

考菲履。

樾謹按詩山有樞篇。毛傳曰。考。擊也。廣雅釋詁。文同此。考字亦當訓擊。孟子滕文公篇。捆屨。趙注曰。捆猶叩楬也。然則考履與捆屨同義。孫氏訓考爲成。猶未得也。

蠶桑收之處不足。雜上、

樾謹按收乃牧字之誤。蠶桑收牧之處不足。故下云絲蠶于燕。牧馬于魯也。孫氏不知收爲牧之誤。反讀桑爲案。失之矣。

若使不可得。則依物而偶於政。

樾謹按依猶因也。偶讀爲寓。古字通用。寓猶寄也。依物而偶於政者。因物而寄於政也。若晏子因築臺之事。而寄發粟之政是也。孫曰。言據事而不違于政。未得其義。

蚤歲溜水至。

樾謹按孫氏音義曰。說文。雷。屋水流也。溜同雷。此說非是。下文曰。鄉者防下六尺。則無齊矣。是水之大如此。豈屋雷水乎。溜疑溜字之誤。齊都營丘。溜水過其南。及東。故有時溜水大至而爲害也。

醉而不出。是謂伐德。賓之罪也。

樾謹按說苑反質篇。作賓主之罪也。當從之。上云旣醉而出。並受其福。賓主之禮也。此云醉而不出。是謂伐德。賓主之罪也。兩文相應。不得無主字。後人因醉而不出。以賓言。不以主言。故刪主字。然不出者。賓也。留賓不出者。主也。是時晏子爲主人。則固不應專罪客矣。當從說苑補主字。

豈過我哉。吾託國于晏子也。